



海棠果

郑彦英

入冬了,北风从宽阔的黄河河床上吹来,吹到南边坝上,如锋利的刀子往脸上割。

这是一个健壮的小伙子,迎着风,脸红扑扑的,县扶贫办的杨丹副主任给我们做了介绍,他握住我的手,笑着说欢迎光临,声音不大,眼睛看着我,很真诚。

我问:“风这么硬,你在坝上看啥呢?” 他的手朝坝下的村庄一指:“你看,从这儿看村庄,一清二楚,比在图纸上看得清楚多了。”

我笑了:“你是在谋村的发展?” 他点点头,一处一处地指着给我说了村庄的前景,最后问我想知道啥。

我看着他眼睛,笑着说:“人们都说,你是代庄村最富的人。” 他咧咧嘴,笑笑:“我们家以前很穷,在代庄村可以说是最穷的,我上面有两个姐姐,从我记事一直到上初中,我穿的衣服全都是女孩子的,是大姐二姐传给我的。”

我说:“所以你就努力学习,想脱离穷困?” “那是。”他说,“考上中原工学院后,我边上学边打工,自己也掌握了一定的做生意的经验。大学一毕业,我就开了个店,一步一步干,到了2001年,我差不多已有20万的积蓄了。”

我问:“村里你还回来不?” “回得少,但是心还牵着我们代庄村,我知道村里还是老面貌,因为村里很多人跑到郑州,让我回家当支书。我知道当支书是个光荣的事,但是,我当时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,在郑州,除了一家别人开的店,其他金店都是我开的,我最多的时候开过9家网吧,每一家都是400台电脑以上,员工有1000多人。但是一想到村里贫穷的面貌,我就有点难受,我也想去当支书,但是我得先是个党员呀,我就给村支部写了个申请书。村里就发展我入党了。”

“入党后,我们乡党委书记和办公室主任到郑州找我两次,办公室主任是我们村的人,说是让我回村当支书。我一下子特别激动,想着在郑州做得再大,村里穷着,脸上也难看,我若是带领村上人都富了,我脸上就有光了,我就会豪迈地给外边人说,我是兰考代庄村的,欢迎到我们村看看。”

“我没有想到,我不管在外边做什么生意,赔多少钱挣多少钱我们家没有一人反对,唯独回家当支书全家反对,我妈死活不同意,她原话说的是,你好不容易从农村这个火坑里跳出来了,才过几年好日子,又要回农村。直到《河南日报》记者写总书记到河南一年来兰考的变化,其中有我带老百姓致富的照片,报纸一出来,我就给媳妇打电话说,你赶紧去买一张《河南日报》,叫咱妈看看。”

“从媳妇那里,我知道我妈看了报纸,看了半天,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那张报纸收起来了。我半夜回家,早晨5点多起来时,我妈已经把饭做好了,对我说:‘玉建,喝碗粥再走吧。’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”

我笑了:“我听县领导说,你回来后,并不是一帆风顺。”

代玉建也笑了:“那是当然的,老百姓看着我一个年轻小伙子,为啥能听我的?光有支书的头衔是不行的,老百姓不认可的。”

“我是2014年5月份回村的,因为我之前做过农副产品生意,懂一点行情,我做了咨询,认为明年大蒜价格会上去,可以让老百姓种蒜。我就让朋友发了一车蒜种,6万块钱,然后召开全村老百姓会议,我动员大家说,明年大蒜价格预测不错,希望大家种,我给种子,免费。谁想到,半天没有人吭,我只得反复动员。”

“好不容易有几家被说动了,但有人说风凉话,说上年的蒜都倒到沟里了,还说2003年‘非典’的时候,大蒜几分钱一斤。话一出口,刚刚报名的又都不报了。”

“没办法,我成立了一个合作社,流转了200亩土地,把大蒜种上了。到了第二年,大蒜正如预测的,价格一下子上涨了,一斤一块一毛五,蒜一从地里起出来就被拉走了,这200亩大蒜,一下子赚了200多万。老百姓没有不后悔的。”

我不禁感叹:“这些事迹我都听县领导说了,但你一说,更生动,你这一炮打响了。”

代玉建点点头:“这是第一炮,第二炮是种树。2015年春天,我到许昌参观学习,看到可以在蒜地里栽上绿化树,回来就立即学习,也栽了。恰恰2016年冬天,兰考大力推广植树造林,我这地里的树苗,一下子卖了500多万。老百姓一看,这还有啥说的,跟着代玉建赚钱呗。我自己都不敢想象,村民纷纷主动找我,让我给他们找项目。”

我说:“这就是威信。” 代玉建咧咧嘴了:“我一点不敢马虎,我必须保证,我给他们的项目都是赚钱的。” 我们在坝上边走边说,我算了一下:“你回村当支书已经十几年了,给村民的项目,确保都能赚钱吗?”

代玉建一挥手,斩钉截铁:“那是当然。” 我说:“举一个例子吧。”

他想了没想,脱口而出:“比如说我们村有一个农户,身体不好,承包的十几亩地都种了泡桐树,虽然这树长得快,能迅速挣钱,但也要打理,否则树就被草困住了,长不起来,可他家又没有劳力,雇人吧,没钱,不雇吧,树荒。”

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,我问:“这你也有办法?”

代玉建对杨丹副主任一笑:“这事,杨主任知道的。”

杨丹点点头:“是的,人家没有找他,他找到人家了,为啥呢?村里人的情况他全清楚,他就给人家说,叫人家买了100只鹅娃。” “鹅娃?”我看着杨丹:“就是小鹅吧?”

“是的,是刚刚孵出来的小鹅。” 我笑了:“这和锄草有关系吗?”

杨丹朝代玉建一伸手:“他就知道,有关系。全村人都觉得奇怪,鹅和草有啥关系?但是到了夏天,鹅长到半大了,效果就出来了。”

我睁大眼睛:“咋出来了?” 杨丹说:“代玉建让人家把半大的鹅放到树林里,一天回来,鹅吃饱了,树林里的草吃了许多,十多天过去,树林里的草很少了,半年过去,不但草被制住了,树林里的草把鹅娃吃成了大鹅,到了冬天,草不再长了,干草鹅还能继续吃,那家人卖了大约70只鹅,准备开春用草喂养剩下的鹅,再孵100只,到了夏天草疯长的时候,正是它们能吃草的时候。”

这一来一去,不但草不用雇人了,而且树在正常成长,鹅还卖了70只,一只在顺德150块,在兰考,就算100块,也有7000多块。还有鹅下的蛋,咋说也得卖个1000块吧。”我转头对代玉建,“他家里人特别感谢你吧?”

代玉建点点头:“也不用他感谢,他这样一富,全村都脱贫了,人一富,气质就不一样了,豪气了,到了春节,他赶着几只鹅到我家,硬要送给我,说来了客,宰一只多气派,我不要,他生气了,说看不起我,我只好收了,然后变着法子把鹅钱还给他。”

我又问:“村里人富了,精神上有什么变化呢?”

代玉建看看我:“你说的精神上,就是思想品质上吧?”

我说:“对头。”

他笑了:“前两天有一批从青海来我们村参观的,其中两个姑娘找到我说,代书记,你要重点表扬你们村医。我身体不舒服,打电话给村医,村医跑来送药,不收钱,我硬给他,他硬不收。”

我感慨道:“在你和支部的带领下,村里人的素质都提高了。”

代玉建:“不但是我们村,整个兰考人的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。”

我说:“组织上把你寻回来当支书,寻对了。”

他看着我,认真地说:“说实话,组织上也少照顾我,我是2014年5月回村当支书的,2016年乡党委换届,破格提拔我为乡党委委员,挂职副科,解决了公务员编制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曾播出‘基层党建换届,换出一线活力’的新闻,说的是我,播出了3分钟。荣誉上更不用说,‘河南省最美村官’‘河南省文明家庭’‘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’,兰考县‘焦裕禄式好干部’等等,2019年,组织上又把我评为‘感动中原人物’。”

我们边走边说,大坝上还有没被风吹走的泡桐树的落叶,踏上土去嘎吱有声,坝南边坡上,有两棵海棠树,树上的果子涨着红艳艳的脸蛋,在风中摇曳,因为叶子落完了,红果子更显耀眼迷人。触景生情,我感叹地说:“在兰考,就是像你这样的共产党员,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,带领兰考人民改天换地,2017年就实现全县脱贫,现在各项指标已经达到小康标准。就像这海棠果,风冷,叶子都落了,躺在地上休息了,但是你们这些党员带头人,还像这红果子一样,迎风傲雪,在为老百姓谋幸福。”

代玉建摆摆手:“不行不行。”说着看向远方,“比起焦裕禄书记,我还差十万八千里呢!”

“爸爸不是党员。其实,爸爸写过几次入党申请书,却都被他装回了口袋。”

第一次有人入党要求,是在抗美援朝战场。一天,战火纷飞,恶战打了几天几夜,眼看着主攻就要打响,敌人的飞机集群飞来,把阵地炸成了马蜂窝,连长身负重伤。爸爸当时是18岁的通信兵,背着发报机,一定要把连长扛下去。连长说:小家伙,我不识字,一直想写封申请书,入党。现在只怕没有机会了……后来,连长被抬下去,到战地医院没来得及抢救就牺牲了。”

爸爸含着泪替连长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,也给自己写了一份。连长被迫认为共产党员,爸爸还来得及递交申请,又上了战场。这一次,他昏迷中被送往后方医院,一颗子弹钻进腹部,从肠缝中穿过,再从后背穿出,前后两个弹孔流血不止……躺在病床上,年轻的爸爸总是在想:冲锋在前的往往都是党员,英勇作战的都想着为党的孩子。可是,我住后方医院,我的战友却在前线与敌人拼杀,他们才配入党。我,再等等……

这一等,就到了转业去核工业部。他坚决要求下到地质前线,去深山里探矿。记得小学二年级放假暑假,我和几个同学跟踪爸爸到了一个坑道口,那是爸爸反复强调不准去的地方。可他们为什么总下去?吸引爸爸和叔叔伯伯长年累月进去的是什么宝贝?反正,我们就是想看看,那洞里藏着什么秘密。

几个同学壮胆,我跟着往洞里走。谁知,突然撞上返回拿设备的爸爸。看到我,他第一次暴躁如雷,大声吼道:谁让你来的,这是你们来的地方吗?挥着手还差点打我……后来我才知道,爸爸他们采的铀矿,是具有极大放射性的核武器原料,对人体杀伤力极大。可我看到,爸爸在并没有完备防护下经常下井。我时常感到一种隐忧:爸爸的身体能抵住放射性妖魔的侵袭吗?

“爸爸是个老兵,战场上都没怕过敌人。”爸爸拍着胸口说,我半信半疑。他坚词不拔,当年能战胜敌人,现在一定能战胜随时攻击的“妖魔”!但无论如何,我紧跟这个老兵。从守时到守信,从节约到朴素,从吃苦到奉献,层层被他打造着……喊得最响的口令是:“给我守住你的山



风裹挟雨丝,从浩渺的洞庭湖跳跃而来,拂过洲渚、芦苇、藕塘、田垄、街道和屋宇,跃上九都山葱郁的山头,南县城关所在的南洲镇便迷离在如梦似幻的江南烟雨里。

我徘徊在九都山曲弯的小径上,听任头顶樟树披满我一肩乱花,又将馥郁的花香植入鼻与心魂。伴随花香而来的,还有弥漫山间,令天地为之肃然的英雄气。

这座山明代叫“宋田山”,它并不高大,却因了一个人的横空出世,而有了泰山般的巍峨。这个人便是南洲之子,被乡邻们称为火龙的段德昌。朦胧烟雨中,倚山而建的段德昌陵园似乎溢满了九都山与南洲的骄傲。

我循着洞庭涛声远道而来,行走在九都山苍翠欲滴的丛间,我试图在这个曾经“荆棘莽丛,虫兽遍野,好似湖中荒岛”的地方寻觅些许段德昌渺远的足印。我知道,哪怕一丝他遗存的气息,也足以令一个孱弱者血脉偾张,壮怀激烈。

这是一条浑身凝聚洞庭湖灵气的火龙。1904年8月,段德昌枕着涛声呱呱落地。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神州陆沉之时。无数志士怀着“拯民于水火”的抱负寻觅真理,前仆后继,蹈死不顾。18岁那年,段德昌前往省城长沙求学,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,从此开始了有别过时的岁月。

他将洞庭湖的灵气带往大潮澎湃的中心广州,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高才生,与后来同样是红军骁将的曾中生、刘志丹是同期同学,却比他们多了一项荣誉:给校长蒋介石写了一封公开信,斥责其“脱离了革命,正在一日甚一日地变为军阀”。蒋介石恼怒之下,将段德昌开除了。段德昌昂然出门,转而进入毛泽东主持的“中央政治讲习班”就读,与早已结识的毛泽东又有了一段新的情谊。

他又将洞庭湖的灵气带往英雄的武昌和南昌,成为北伐军的师政治部秘书长与南昌起义部队的团党代表,一路攻城拔寨,扫除黑暗的号角响彻大江南北。

他是一条龙,得水而海阔天空,万里风云尽在脚下,当他裹满洞庭湖的灵气,只身来到同样波光浩渺的洪湖时,将湖水搅了个天翻地覆,化作一层层刺破阴霾的巨浪。

1928年初,段德昌白手起家,创建了洪湖第一支红军赤卫队,旋即发展为颇有声势的鄂西游击大队。他指挥队伍灵活机动,神出鬼没,屡创强敌。像漫天风雪里滚开了雪球,他的部队越打越多,越战越强,从游击大队发展为游击总队、红军独立第一师、红六军第一纵队。他也相继担任总队长、师长、纵队司令,直至红六军军长,被湘鄂西军界声口相传,称为“常胜将军”。他如一根飘荡在洪湖上空的红旗,温暖着湘鄂西老百姓暗夜里的心灵。

段德昌敏于行,也敏于思,暗夜油灯下,总结出了“敌来我飞,敌去我归,人多则跑,人少则搞”,“要打必胜,不战不打”等作战经验,与井冈山毛

火龙腾起的地方

张雄文

泽东提出的“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睿智的理论与机敏的实战,令蒋介石寝食不安,悬赏五万元捉拿这位昔日的学生,死活不论。

漫步九都山上,我肃穆的目光穿过薄纱般的烟雨,似乎依稀见到了段德昌横枪跃马的英姿。我想,世人多贪安逸,避风险。如果不是将国家与民族兴亡视为己任,置个人得失与生死于度外,段德昌完全可以做一个隐居九都山下的渔翁,与洞庭涛声朝夕相伴,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,或者“一壶酒,一竿纶,世上如侬有几人”。然而,这就不是作为火龙的段德昌了,九都山也将失去颜色而黯然无光。

银色雨丝还在九都山上空飘飘洒洒,似乎刻意将南洲装点出唐诗宋词的意境,我却忽然想到了“云从龙,风从虎”的古语。段德昌像洞庭湖上凌空而啸的一只雄鹰,冥冥中有一段英雄际会的传奇,早早与后来几个重量级人物相识,相知,成为生死相托的战友。风雨中静默的九都山,曾见证了这一幕幕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”的场景。

1921年春,段德昌与前来九都山考察教育的一介书生毛泽东相识。毛泽东在南县的闰巷乡野待了8天,他作为学生领袖也陪了8天,两人形影不离,相知甚深。

1926年8月,骄阳炙烤着武汉,北伐军中的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结识了麾下所属营长彭德怀。征战途中,两人在当阳县玉泉山关帝庙中的关羽塑像前铺稻草而卧,畅谈了两个小时。门外明月清风,门内幽暗闷热,他枕着稻草,侃侃而谈,引导彭德怀思考国民党的最终目的。彭德怀的双眼在暗夜中发着星光,心里茅塞顿开,满是由衷的感激与钦佩。两年后,机缘凑巧,彭德怀又来到了段德昌洞庭湖边的桑梓,驻军九都山,与在老家养伤的段德昌惊喜重逢。两人对坐赤松亭,清茶一盏,秉烛长谈,在洞庭湖的涛声里思考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。段德昌介绍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两人由知交而成信仰一致的同志。

1927年,潮起潮落,风云突变。担任国民革命军20军团党代表的段德昌,又结识了另外一条人中之龙——军长贺龙,两人一同在南昌高举义旗,打响了从白色恐怖中崛起的第一枪。三年后,两人又并肩驰骋,创建了闻名遐迩的洪湖苏区,旋即南下洞庭湖,聚首九都山,将红旗插遍了南县的土地。枪林弹雨中,段德昌成为贺龙倚重的第一大将,每战必用,两人也成为可以托孤的至交。段德昌牺牲后,贺龙率人千里迢迢赶到南县,将他流落街头的儿子接到延安,悉心照顾,视如己出。

遗憾的是,1933年5月1日,洞庭湖的水波在呜咽里激荡,一省之隔的湖北巴东一个小山村的松树坡前,段德昌被执行“左”倾错误路线的负责人错误杀害。临刑前,段德昌镇定自若,依旧有着洞庭湖滔天巨浪的壮气,慨然说:“不用子弹,留



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!”铿锵言直可惊天泣鬼神,令默然在场却束手无策的贺龙和其他将士们泪如雨下。

八九岁那年,我在老家冷水江一个叫麻溪的乡村地坪上,与收工晚归的父老们看了一场露天电影,影片名字是《曙光》。当片中临刑的红军师长岳明华说着同样掷地有声的话语时,我幼小的心灵也激起一阵波澜。多年后,这一幕还久久挥之不去。当得知段德昌就是岳明华的原型时,我的景仰之情更是油然而生。这也是我终于站在九都山上,踟蹰在崎岖小道的缘故之一。

段德昌的头颅被钝刀砍下时,年仅29岁,泪水湿透了夕阳下低垂的红旗,红军的事业也一度跌宕不堪。所幸他的战友们忍痛含悲,背负着他的遗愿在曲折中继续前行,终于将红旗插遍了祖国,也将烈日风清与春和景明带回了九都山和洞庭湖。

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心旷神怡之时,又想起了方志敏和段德昌这些血染征途的战友们,不禁泪花闪闪。在他的提议下,广场上竖起了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,以告慰先烈们。1952年8月3日,他又亲笔签署“中共字第零零零壹号”烈士证书,授予曾陪伴他走在九都山下的田间地头的段德昌。1955年全军授衔前,毛泽东听取彭德怀等人的工作汇报,说到已不能授衔的段德昌,哽咽不已。汇报只得中断改期。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”,换言之,没有个人的牺牲,便没有整个事业的胜利。段德昌将艰难创业中寂寞的死留给了自己,而将成功后的荣耀与待遇留给了战友们。这,或许是毛泽东几度落泪的缘故之一吧?

蒙蒙细雨中,我步履沉重地走下九都山,步入段德昌陵园,仰望云霄中凛然矗立的纪念碑,沉思良久。身后不远处的凉亭里,蓦然传来一段悦耳的交响旋律,是一群老人和小孩在摆弄二胡、笛子、长号、手风琴等乐器,听说晴好的日子里,碑前的广场上还时常会有悠闲的大妈大嫂舒展腰肢,翩翩起舞。我紧锁的眉头忽然云开雾散,这一幕幕“黄发垂髫,并怡然自乐”的场景,正是段德昌告别洞庭湖,阔荡流星的终极目标。九泉之下,他应该可以含笑了……

“编外党员”不后悔

余艳

头——搞好学习!” 一次我放学回来晚了,爸爸难得起高腔,问:“干啥去了?逞英雄去了?”原来他得知,高年级同学那天变相地批老师,以为我去了。当得知我去同学家一起琢磨难题时,爸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:“闺女啊,记住,老师如父母,他教你学习,你一辈子受益呀。”后面的话他没再说。可我知道,他只读了两年书,家穷被迫辍学。“为党工作,没有文化不行啊!”

爸爸边干边学成了高级技师。“闺女,爸爸上山采样、下坑道测量,是要弄到第一手真实数据。造原子弹,可不能有一分一毫的误差。爸爸文化低,得多学。”

从小跟着爸妈在山沟里钻、流动着搬,生活环境异常艰苦,交通极为不便。快初中毕业才第一次进蓝山县城,而此前我一直在瑶乡村寨中,伴着高山流水长大。打记事起,家住的房子就是干打垒的黄土巴房,屋顶盖的是树皮。春天床上生出树苗和小草,老鼠随便打洞出入;夏天雨水和蚊蝇特别多;秋天睡在床上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;冬天屋里屋外温度几乎差不多。最冷的时候,爸妈就把我和哥哥放在一张大床榻上睡,四个人盖三床被子,在一个床上取暖。

可就那样,我们住的大队部还是天堂。听爸爸说,在小队和工区,他住过老乡家的猪栏,住过破庙,住过丢弃的破旧不堪的危房……至于看到坟堆的鬼火和毒蛇,是家常便饭。山洼洼里,常年云雾缭绕,盘山小道5米外就看不见人,经常与蛇、野兽相遇。

记忆中和爸妈一起高兴的事也很多:309队被授予全国首批“大庆式企业”、全国地质战线“一面红旗”称号。那时候的大礼堂虽简陋,但人们能高兴得拍手鼓掌拍红、喉啞都喊哑。我们蹦啊跳啊,像上足劲的发条欢呼着停不下来。

记得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10年,爸爸领了个金灿灿的奖章回来,这枚奖章是国家奖给有贡

献的核事业功臣。妈妈说:这回,你爸该交申请了……可爸爸还是没交,他说:一批批年轻工程师来了,他们朝气蓬勃,积极向上,都向组织靠拢。好事儿啊,年轻人入党,路更长、能为党干更多事。没文化的老同志,做‘编外’,照样为党工作。”

说这话不久,一个炎热的周日,我和妈妈疯跑着到职工医院。爸爸上山物探,被设备砸伤了脚,滚下山坡……救护车把爸爸送回来。看着爸爸躺在病床上,脸跟床单一样白。我哭着抱起爸爸擦伤了一大块的手臂,第一次心痛地含泪吹着、吹着,还喃喃不止:爸,还疼吗……

后来,爸爸脚上有伤还经常上山下山,身体每况愈下,他这位高级技师只能从工区一线撤到大队部。记得有一天,地质科的领导黄伯伯到我们家说:该交申请了,我给你的介绍人。可爸爸的话让我震惊:“咱都快成废物了,前线下来的伤员还去争功?不了,不配呀……”

拿到那张化验单,我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——血癌,白血病!我背着爸爸流泪,当着爸爸笑着说:不就是白细胞低点儿,补上来就是,闭口不提“白血病”三个字。

一天,我躲出去接电话,被爸爸听到了。等我回来,他拉着我的手说:“闺女,你千万别找组织,像我一直是编外党员,照样为党工作。一辈子的地质老兵,爸知足,也不后悔……”

爸爸走了10年,我是第几十次走在深入生活的路上,没统计,爸爸,女儿也成了作家老兵,向您报告:写完了扶贫攻坚,又走在乡村振兴的路上。您一辈子在崇山峻岭为国找矿,女儿也走在为党、为民讴歌的路上。

又将出发,立正——致敬老兵,致敬“编外党员”爸爸!

